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李太白集

(四)

李白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李 太 白 集
(四)
著 李 白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編纂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李太白文集

卷十二

古近體詩共二十五首

贈別舍人弟臺卿之江南

接舊唐書永王碑傳云舜以薛繆李臺卿蔡琰爲謀主其即此臺卿歟太白之見辟於永王璘想斯人爲之累也

去國客行遠還山秋夢長梧桐落金井一葉飛銀牀覺罷攬明經本作把朝

鏡鬢毛颯已霜良圖委蔓草古貌

成枯桑欲道心下事時人疑夜光因爲洞庭葉飄落之

一作流浪至瀟湘令弟經濟士

一作才謫居我何傷

一作出門

見我潛虬隱尺斗

一作水著論談興亡客

一作玄遇王子喬口傳不死方入洞過天地登真朝玉皇吾將撫爾

背揮手遂翶翔

一作攜手凌蒼蒼○淮南正篇後圓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

〔庾肩吾詩〕銀牀落井

之壁以闔投人於井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謝靈運詩〕末路

值令弟又詩潛虬媚幽姿〔說文〕虬龍子有角者〔水經註〕仙人王子喬碑曰王子喬者蓋上世之真人聞其

仙不知與何代也博聞道家或言須川或言產蒙〔抱朴子〕李少君有不死之方

醉後贈王歷陽

淮南道有歷陽縣

書禿千兔毫詩裁兩牛腰筆蹤蕭本作縱起龍虎舞袖拂雲霄雙歌

一作寄二胡姬更奏唱

一作遠清朝舉酒挑朔

雪從君不相饒

〔晉書〕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蘇頌曰詩裁兩牛腰言其卷大如牛腰也〔梁武帝書評〕王右軍書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爲訓〔唐咸歌〕清朝飯牛

至夜半清朝猶清晨也鮑照詩日月流邁不相饒

贈歷陽褚司馬時此公爲稚子舞故作是詩也

總本缺此五字

北堂千萬壽侍奉有光輝先同稚子舞更着老萊衣因爲小兒啼醉倒月下歸人間無此樂此樂世中稀

對雪醉後贈王歷陽

有身莫犯飛龍鱗有手莫辯猛虎鬚君看昔日汝南市白頭仙人隱玉壺子猷聞風動窗竹相邀共醉杯

中綠歷陽何異山陰時白雪飛花亂人目君家有酒我何愁客多樂酣秉燭遊謝尙自能鸕鷀舞相如免

脫鸕鷀裘清晨鼓棹一作興罷過江去千里相思明月樓一作他日西看却月樓○莊子疾走料虎頭編虎鬚

長房爲市掾忽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常懸一空壺於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惟長房

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乃日日自掃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不辭積久長房猶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

知長房篤信謂長房曰至暮無人時更來長房如其言卽往公語房曰見我跳入壺中時卿便可效我跳

樓語房曰我仙人也昔處天曹以公事不勤見責因謫人間耳卿可教故得見我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

覺開室命酌酒詳見九卷註王僧孺詩牛飲杯中綠古詩畫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晉書王導辟謝尙爲

掾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鸕鷀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否尙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

令坐者撫掌擊節尙俯仰在中旁若無人西京雜記司馬相如以所著鸕鷀裘就市人楊昌貰酒陶潛詩

之鼓棹路崎曲吳均詩相思自有處春風明月樓太平寰宇記江陵縣湘東苑有明月樓顏推詩云屢陪明月宴將軍扈轂所造又鮑照吳歌夏口樊城岸曹公却月樓○鴟音音

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唐時宣州亦謂之宣城郡隸

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

蘇

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

江南西道今之寧國府也

自若白鷺鮮，清如清唳蟬。受氣有本性，不爲外物遷。飲水箕山上，食雪首陽巔。迴車避朝歌，掩口去盜泉。
箕山北爲黃城，許由隱處也。又名許由山，潁水自山陰東流而去。世稱箕額虛巖幽壑，淺草平林，卽當盛暑亦無炎蒸之氣。旁爲棄瓢巖，昔許由隱箕嶺間，以手掬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操飲。飲訖挂木上，風吹歷歷有聲。由以爲煩，棄之巖下，故名棄瓢巖。洗耳泉在其西。元和郡縣志首陽山在偃師縣西北三十五里。院籍詩云：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採薇士，上有嘉樹林。山上有夷齊祠。詩國風采蘋首陽之巔。食雪事無考。漢書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晉灼曰：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顏師古曰：朝歌殷之邑名也。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歌。水經註：盜泉出十城東北下山之陰。戶子曰：孔子至勝母，暮矣而不宿於盜泉，湯矣而不飲於盜泉。廣成子魯仲連俱見二卷註。豈諭其品之高邁，倜儻美其才之不羈？三國志管寧德行卓絕，海內無偶。○唳音例：昔攀六龍飛，今作百鍊鉛。懷恩欲報主，投佩向北燕。彎弓綠弦開，滿月不憚堅。閼騎駿馬獵，一射兩虎穿。回旋若流光，轉背落雙鳶。胡虜三嘆息，兼知五兵權。鎗鎗突雲將，却掩我之妍。多逢勦絕兒，先著祖生鞭。據鞍空釀鑠，壯志竟誰宣。蹉跎復來歸，憂恨坐相煎。無風難破浪，失計長江邊。危苦惜頽光，金波忽三圓。時游敬亭上，閑聽松風眠。或弄宛溪月，虛舟信洄沿。顏公二作三十萬盡付酒家錢，興發每取之。聊向醉中仙，過此無一事。靜談秋水篇。六龍已詳八卷註。百鍊鉛，言其柔，性不能剛。經百鍊，則益柔矣。蓋淑詩投佩出甘泉。呂延濟註：投佩謂去官也。虞世南詩緣沉明月弦。張華詩騰超如激電。回旋如流光。白帖後魏托跋翰從太宗游，自登東北有雙鳶飛鳴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鳶旋飛稍高，翰因而自射之，二箭下雙鳶。太宗嘉之，賜御弓矢以旌之，號曰射鳶都尉。鄭康成周禮註：鄒司農云：五兵者，戈、盾矛、夷矛，又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晉書劉琨與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着鞭。其意氣相明如此。後漢書馬援披甲上馬，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豊鏘哉！是翁也。宋書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李蟠詩窮紀送頽光。

(漢書)月穆穆以金波。顏師古註言月光穆穆若金之波流也。(李善文選註)宣成郡蜀經曰敬亭山在宣城縣北十里。南史陶弘景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二統志宛溪在寧國府城東源出鳴陽山。其流清澈。南齊書詩虛舟縱逸棹。謝靈運詩水涉盡洞沿洞逆水而上也。沿順水而下也。(宋書)顏延之在尋陽與陶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畱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莊子有秋水篇。君從九卿來。水國有豐年。魚鹽滿市井。布帛如雲烟。下馬不作威。冰壺照清川。霜眉邑中叟。

皆美太守賢。時時慰風俗。往往出東田。竹馬數小兒。拜迎白鹿前。含笑問使君。日早一作晚可迴旋。途還一作

歸池上酌。掩抑清風絃。曾標橫浮雲。一作游雲端。下撫謝眺肩。樓高碧海出。樹古青蘿懸。唐以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

司農太府爲九卿。見通典。顏延年詩水國周地險。雲烟多貌陳。植詩文錢百億萬采帛若烟雲。荀昭詩清如玉壺冰。陸機詩清川合藻影。謝朓爲宣城太守有游東田詩。後漢書郭伋爲并州牧。始至行部到西河

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

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

止於野亭。須期乃入。藝文類聚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臨淮太守。行春有兩白鹿隨車夾轂而行。弘怪問

主簿黃國鹿爲吉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轡畫作克明府。當爲宰相。後弘果爲太尉。謝朓詩已有池上酌。

復此風中琴。李周翰註池上酌。詔酒池。光祿紫霞杯。伊昔忝相傳。良圖掃沙漠。別夢繞旌旗。富貴日成

疎。願言杳無緣。登龍有直道。倚玉阻芳筵。敢獻繞朝策。思同郭泰船。何言一水淺。似隔九重天。崔生何傲

岸。縱酒復談玄。身爲名公子。英才苦逆遭。鳴鳳托高梧。凌風何翩翩。安知慕羣客。彈劍拂秋青。一作蓮。後漢書季

齊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上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章懷太子註以魚爲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湧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也。世說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左傳士會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杜預註策馬過臨別授之馬過並示已所策以展情。後漢書郭泰字林宗。遊於洛陽。始見河

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楚辭園則九重。孰營度之。王逸註言天圓而九重。孰營度而知之乎。十六

國春秋子陵頑頑於光武君平傲舉於蜀肆縱酒縱適而飲酒也史記田廣與酈生目縱酒晉書符融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左思詩英雄有遠遠由來自古昔韻會述遠難行不進之貌馬融廣成頌棲鳳於高梧鮑昭詩豈念慕羣客否嗟戀景沉

贈宣城趙太守悅

趙得寶符盛山河功業存三千堂上客出入擁平原六國揚清風英聲何喧喧大賢茂遠業虎竹光南藩錯落千丈松虬龍盤古根枝下無俗草所植唯蘭蓀史記趙世家簡子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賢以爲太子簡子卒毋卹代立是爲襄子遂與兵平代地平原君傳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虎竹謂銅虎符竹使符漢時郡守分其半與之詳見五卷塞下曲註東方朔七諫聞南藩樂而欲往王進詎南國諸侯爲天子藩蔽故稱藩也此用其字以稱宣城宣城在南方故曰南藩世說吳子當月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沈約詩今守馥蘭蓀劉良註蘭蓀香草也詩意以千丈松喻平原君蘭蓀喻趙太守謂英豪之後其子孫自多憶在南陽時始承國士恩公爲柱下史脫繡歸田園伊昔簪白筆幽都逐游魂持斧佐耕本俊異也

軍霜清天北門差池宰兩邑鶴立重飛翻焚香入蘭臺起草多芳言夔龍一顧重矯翼凌翔鶴赤縣揚雷聲強項聞至尊驚飈擢蕭本秀木跡屈道彌敦出牧歷三郡所居猛獸奔唐時之南陽郡卽鄧州也屬山國士臣臣故以國士報之史記張良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索隱曰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恆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爲周柱下史漢書皆自秦時爲柱下御史通典侍御史於周爲柱下史老聃嘗爲之秦時張良爲御史主柱下方書亦其任也章懷太子後漢書註武帝置繡衣御史通典魏置御史人人當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陞而坐帝問左右此何官何主辛毗曰此爲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當如今者直備位但誣筆耳淮南子荀子至交趾北至幽都漢書天兵四臨幽都志加頓師古註幽都北方法當如今者直備位但誣筆耳淮南子荀子至交趾北至幽都漢書天兵四臨幽都志加頓師古註幽都

雅註幽都卽幽州在今燕北史勦寇游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漢書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捕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潘岳詩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地雅鷁領性好時故每立更不移處所謂鷁立義取諸此漢書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有赤畿望緊上中下七等之差京都所治爲赤縣京之旁邑爲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資地美惡爲差胡三省通鑑註唐制凡置都其郭下縣爲赤縣餘縣爲畿縣通鑑辯誤唐之西京以長安萬年爲赤縣東都以河南洛陽爲赤縣後漢書董宣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菴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使宣叩頭謝主宣不能從強使贖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帝因敕強項令出荀子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陸機詩驚鼯塞反信季康運命論禾秀於林風必擢之陳子昂詩清淨道彌敦後漢書劉昆遷弘農太守先是嶧鼯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遷人同衛鶴謬上懿公軒自笑東郭履側慚狐白溫閑吟步竹石精皆負子渡河庚信詩瓦陽猛獸奔

義忘朝昏顚頽成醜士風雲何足論獨猴騎土牛羸馬夾雙轍願借義和作皇景爲人照覆益溟海不震蕭本蕩何由縱鵬鯤所期要津日蕭本作玄津白倜儻假騰審左傳衛懿公好鵠鵠有乘軒者杜預註軒大夫車作振蕩何由縱鵬鯤所期要津日蕭本作玄津白倜儻假騰審左傳衛懿公好鵠鵠有乘軒者杜預註軒大夫車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王微詩詎憶無衣苦但知狐白溫呂向註狐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服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自謂狐腋之白毛以爲裘也陸機詩玄冕無醜士三國志註世語曰司馬宣王辟周泰頻喪考妣祖十九年居喪王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宣王爲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擢廳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駭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彌猴騎土牛又何遲也庶雅日御謂之義和抱朴子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列子終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識之古詩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呂向註要路津謂仕官居則人出入由之廣韻鷁飛舉貌

贈從弟宣州長史昭

按宣州在唐爲上州上

淮南一作望江南。千里碧山對我行。倦盡一作過之。半落青天外。宗英佐雄郡。水陸相控帶。長川粉中流。千里瀉吳會。君心亦如此。包納無小大。搖筆起風霜。推誠結仁愛。訟庭垂桃李。賓館羅軒蓋。何意蒼梧雲飄期。中途莫先退。唐時之淮南道。江南道皆古揚州之境。中隔一江。江之北爲淮南。江之南爲江南。漢書河間賢明禮樂是修爲漢宗英。三國志孫貢傳。時策已平吳會二郡。又朱桓傳。使部伍吳會二郡。知吳會者是吳郡與會稽也。然此詩所稱吳會專指吳地而言。蓋在春秋戰國時爲吳國。在秦漢爲會稽郡。後又分爲吳郡。合而言之曰吳會也。歸藏啓筮曰。有白雲出自蒼梧。入於大梁。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吳會之會。

古外切。音膾。相會之會本音。

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南陵縣。唐時隸江南西道之宣州。二統志。五松山在池州銅陵縣南五里。銅陵在唐爲南陵縣之銅官治。南唐時始分置銅陵縣。隸昇州。宋改

人呼縣承爲贊府。唐隸池州。容齋隨筆。

爲草當作蘭。爲木當作松。蘭幽_{繆本作秋}香風遠。松寒不改容。松蘭相因依。蕭艾徒丰茸。雞與雞並食。鸞與鸞同枝。揀珠去沙礫。但有珠相隨。遠客投名賢。真堪寫懷抱。若惜方寸心。待誰可傾倒。虞卿棄趙相。便與魏齊行。海上五百人。同日死田橫。當時不好賢。豈傳千古名。願君同心人。於我少畱情。寂寂還寂寂。出門迷所適。長鋏歸來乎。繆本作長劍歸乎來。一作長劍歌歸來。秋風思歸客。謝靈運詩。蒲稗相因依。長門賦。羅丰茸之游樹。李善註。丰茸衆飾貌。說文。牒。小石也。謝靈運詩。歡娛寫懷抱。范增。項籍。立爲皇帝。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亡。又田儋傳。漢滅項籍。立爲皇帝。田橫與其客二人乘傳。謂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恐後爲亂。乃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謂

洛陽未至三十里，至戶鄉廝置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爲之流涕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塚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能得士也。戰國策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所乏。○茸音力。

自梁園至敬亭山見會公談陵陽山水兼期同游因有此贈

一統志梁園在開封府城東南，一名梁苑，漢梁孝王游賞之地。敬亭山在

寧國府城北十里。《江南通志》陵陽山自石埭縣西北迤邐而來，三峯連亘，東接宣州西二峯，下有黃鶴池。昔竇子明跨鶴飛昇於此，有丹池，即子明鍊丹處。

我隨秋風來，瑤草恐衰歇。中途寡名山，安得弄雲月。渡江如昨日，黃葉向人飛。敬亭慄素尙，弭棹流清輝。冰谷明且秀，陵巒抱江城。粲粲吳與史，衣冠耀天京。水國饒英奇，潛光臥幽草。會公真名僧，所在即爲寶。開堂振白拂，高論橫青雲。雪山掃粉壁，墨客多新文。爲余話幽棲，且述陵陽美。天開白龍潭，月映清秋水。黃山望石柱，突兀誰開張。一作白柱，插星漢。西崖誰開張？黃鶴久不來。子安在蒼茫，東南鳥可窮。山鳥飛絕處，繆本作山一絕行處，稠疊千萬峯。相連入雲去，開此期振策。歸來空閉關，相思如明月。可望不可攀，何當移白足。早晚凌蒼山，且寄一書札。令子解愁顏。江淹詩：瑤草正翕颶。張載詩：下車如昨日。江淹詩：弭棹阻風雪。李善註：弭，正也。范雲詩：岱山饒靈異。水國富英奇。後漢書：南山四皓有園。

公夏黃公潛光隱蠻，世嘉其高。十六國春秋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石虎傾心事澄，乃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顧，何以旌德？法華經手執白拂，繪事者也。宋書幽棲穹谷外緣爾絕楊齊賢曰：白龍潭在宣州，世傳竇子明棄官學道，釣得白龍放之。工於

此因名白龍潭江南通志。黃山在徽州歙縣西北二百八十里，舊名黟山，唐天寶間勅改今名。以圖經稱爲軒轅棲真之所故也。上多古木靈藥，其泉香美清溫，冬夏不變。沐浴飲之，百疾皆愈。有三十六峯，三十六泉。石柱山在寧國府旌德縣西六十里，雙石挺立而一巨石承之，名豹子尖。列仙傳。陵陽子明者，旌鄉人也，好釣魚於旅溪，釣得白龍，子明懼，解釣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山去地千餘丈，大呼山下人令上山，半告言：溪中子安當來問。子明安釣車在否？後二十餘年，子安死，人取葬石山下。有黃鸝來棲其塚邊樹，鳴呼子安云。陸機詩。張策涉崇邱，響遲平莽。張說註。振舉也。策鞭也。汪苑珠林。前魏太武時沙門曇始甚有神異，常坐不臥。五十餘年足不蹠履，跣行泥磽中，齋足便淨色，白如面。俗呼白足阿練。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張說按顏師古漢書註：札，木簡之薄小者也。古時未有紙，故書於札，以爲筆者，恐未是。

贈友人三首

蘭生不當戶，別是閑庭草。夙被霜露欺，紅榮已先老。謬接瑤華枝，結根君王池。願無馨香美，叨沐清風吹。

其二

餘芳若可佩，卒歲長相隨。陳琳詩。嘉禾凋綠葉，芳草纖紅榮。楚辭折疎離兮瑤華。王逸註：瑤華，玉華也。古詩。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史記。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袖中趙匕首，買自徐夫人。玉匣閉霜雪，經燕復歷秦。其事竟不捷，淪落歸沙塵。持此願投贈，與君同急難。
一作歲寒。荆卿一去後，壯士多摧殘。長號易水上，爲我揚波瀾。鑿井當及泉，張帆當濟川。廉夫惟重義，駿馬不勞鞭。人生貴相知，何必金與錢。史記。太子豫求天下之利七首，得植人徐夫人七首，取之百金，乃裝爲遺。荆卿索隱曰：徐姓夫人名諱，男子也。餘詳四卷結客少年場註。西京雜記。高祖斬白蛇，劍忍。上當如霜雪。

其三

慢世薄功業，非無胸中畫。謳浪萬古賢，以爲兒童劇。立產如廣費，匡君懷長策。但苦山北寒，誰知道南宅。
歲酒上逐風，霜髮兩邊白。蜀主思孔明，晉家望安石。時來作人列，五鼎談笑期一擲。虎伏避胡塵，漁歌游海濱。弊裘恥妻嫂，長劍託交親。夫子秉家義，羣公難與鄰。莫持西江水，空許東溟臣。他日青雲去，黃金報主人。（嵇康司馬相如贊）長卿慢世，越禮自放。（詩國風）謳浪笑放。（三國志）孫策與周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梁元帝詩）灘聲下灘石，猿鳴上逐風。又云：長條垂拂地，輕花推上逐風。諸葛孔明詳見九卷註。謝安石詳見七卷註。劉季標辨命論開東閣，列五鼎。（漢書音義）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戰國策蘇秦說秦王說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去秦而歸至家，妻不下紝，婢不爲炊。父母不與言。長劍託交親用馮煖事詳見本卷註。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鲋魚焉。周問之曰：鲋魚來予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陳情贈友人

延陵有寶劍，價重千黃金。觀風歷上國，暗許故人深。歸來挂墳松，萬古知其心。懦夫感達節，壯士激青衿。經本作壯氣激素衿鮑生薦夷吾，一舉致齊相。斯人無良朋，豈有青雲望。臨財不苟取，推分固辭讓。後世稱其賢，英威邈難尚。論交但若此，有當作友。道孰云喪多君聘逸藻，掩映當時人。舒文振頽波，秉德冠彝倫。卜居乃此地，共升爲比鄰。清琴弄雲月，美酒娛冬春。薄德中見捐，忽之如遺塵。英豪未豹變，自古多艱辛。他人縱以疎，君意宜獨親。奈何成離居，相去復幾許。飄風吹雲霓，蔽目不得語。投珠冀有報，相按劍恐相拒，所思

采芳蘭欲贈隔荆修一作者沉憂心若醉積恨淚如雨願假東壁輝餘光照貧女

(新序)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

劍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之于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吾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僞心廉者不爲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挂墳墓(鮑照詩)我方歷上國(詩國風)青青子衿毛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史記管仲夷吾者穎上人也少時嘗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曰吾始困時常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徐勉詩)壯思如泉湧逸藻似雲翔(顏延年詩)舒文廣國華張銖註舒其文章(周禮)大司徒職云五家爲比遂入舍祭竈請比鄰(周易)君子豹變(古詩)同心而離居(離騷)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王逸註回風爲飄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之象也雲霓惡氣也以喻佞人(史記)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闔投鄰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釋名)五家爲伍以五爲名也又謂之鄰鄰連也相連接也又曰比相親比也漢書徒入舍祭竈請比鄰(周易)君子豹變(古詩)同心而離居(離騷)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王逸註

入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陸機詩)沉憂萃我心張銖註沉深也(詩國風)行邁靡靡中心如醉(魏武帝詩)旣嘆淚如雨(列女傳)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其屬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徐吾曰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暗損一人燭不爲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女得蒙見愛之恩長爲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於妾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

贈從弟冽

楚人不識鳳重一作價求山雞獻主昔云是今來方覺迷自居漆園北(蕭本)久別(蕭本)咸陽西風飄落日去節變流鶯啼桃李寒未開幽關豈來蹊逢君發花萼若與青雲齊及此桑葉綠春蠶起中閨日出布繆作穀鳴田家擁鋤犁願余乏尺土東作誰相攜傳說降霖雨公輸造雲梯羌戎事未息君子悲塗泥報國

有長策，成功羞執珪。無由謁明主，杖策還蓬藜。他年爾相訪，知我在磻溪。

人問曰：何鳥也？據者欺之曰：鳳

風也。路人曰：我聞鳳凰久矣，今真見之，汝賣之乎？曰：然。乃酬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方將獻楚王，經宿欲之，城北有莊周釣臺。又濠州定遠縣有漆園，在縣東三十里。其地東西南北約方三百步。唐天寶中，尚有漆樹一二二十株，野火燔燒其樹在故縣村西一百步，即莊生爲吏之處。又云漆園城在山東曹縣西北五十里，莊生爲漆園吏，即此。又云漆園城在大名府東明縣東北二十里，今名漆園村，內有莊子廟，蓋莊周爲吏之所據。二書漆園有三，此所云者當指曹州漆園也。〔史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何遜詩〕伊我念幽闕，夫君思贊務。謝瞻詩

花夢相光飾。呂延濟註：花夢，喻兄弟也。〔禽經〕鳴鳩戴勝，生於桑間，云五穀可布種也。故曰布穀。又云此鳥鳴時耕事，方作農人以爲候。〔廣韻〕鋤田器也。犁墾田器也。尚書說命：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淮南子〕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高誘註：雲梯攻城，其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左傳〕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呂氏春秋〕得伍員者爵執圭，賜以圭。謂之執圭比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後漢書〕遂杖策歸鄉里。〔水經註〕磻溪中有泉，謂之茲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渚。即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今人謂之凡谷石壁深高，幽篁邃密，林障秀阻，人迹罕至。及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流次平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有磻溪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注於渭。〔通典〕扶風郡縣有磻溪。

贈閻邱處士

賢人有素菜，乃在沙塘陂。竹影掃秋月，荷衣（霏玉本）落古池。閑讀山海經，散帙臥遙帷。且耽田家樂，遂曠
廣。（一作林中期）野酌勸芳酒，園蔬烹露葵。如能樹桃李，爲我結茅茨。（江南通志）沙塘陂在宿松城外，唐閻邱處士築別業於此。李太白有詩贈之，云

六吳越春秋禹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名之曰山海經。謂靈運詩散帙間所知劉良註散帙謂開書帙也。祝文帙書衣也。按古時書卷必有帙包之如裹袱之類或以細竹爲簾或以薄繪藏古書畫家尙存此製江淹詩汎瑟臥逆帷宋玉賦炊豚胡之飯烹露葵之羹爾雅翼古者葵稱露葵今摘葵時皆可食六七月種者爲秋葵八九月種者爲冬葵正二月種者爲春葵有紫莖白莖二種大葉小花花紫黃色其實大如指頭皮薄而扁今人不復食種者亦鮮漢書茅茨不翦類師古註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釋名屋以草蓋曰茨茨次也次草爲之也○帙音姪

贈錢徵君少陽

一作送趙雲卿

白玉一杯酒綠楊三月時春風餘幾日兩鬢各成絲秉燭唯須飲投竿也未遲如逢渭水許本獵猶可帝王師古詩書短苦夜長何不乘燭遊投竿謂投竿於水而釣也周文王獵於渭水之陽遇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見四卷註楊齊賢曰少陽年八十餘故方之太公

贈宣州靈源寺仲繆本濬公

敬亭白雲氣秀色連蒼梧下映雙溪水如天落鏡湖此中積龍象獨許濬公殊風韻逸江左文章動海隅觀一作心同水月解領得明珠今日逢支遁高談出有無敬亭山昔梧白雲已見本卷註二流志雙溪在觀了謂之龍象翻譯名義大論云那伽或名龍或名象是五千阿羅漢諸羅漢中最大力以是故言如龍如象水行中龍力最大陸行中象力最大中阿含經佛告迦陀夷若沙門等從人至天不以身口意害我說彼是龍象胡三省通鑑註江郢揚南徐之地爲江左豫南兗南豫之地爲江右通雅金陵居長江下流前朝有江南者皆都之據金陵而言則江南居左尚書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水月謂水中月影非有非無了不可執慧者觀心亦復如是解領解悟也明珠喻菩提大道也晉書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於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僧肇雖摩訥經註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唯大乘行乎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萬德斯行萬德斯行故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乖無言無不乖有或說有行或說無行有無雖殊其致一也○濬音峻

贈僧朝美

水客凌洪波，長鯨湧溟海。百川隨龍舟，噓吸_{作嘯}_{經本}竟安在。
中有不死者，探得明月珠，高價傾宇宙。餘輝照
江潮，苞卷金縷褐，蕭然若空無。誰人識此寶，竊笑有狂夫。
了心何言說，各勉黃金軀。_{吳都賦}長鯨吞航修
物志曰：鯨魚長者數千里，小者數十丈。雄曰鯨，雌曰鯢。或死於沙上，得之者皆無目。俗言其目化爲明月珠。
水經註：北眺巨海，杳冥無極。天際兩分，白黑方別。所謂溟海者也。_{海賦}魚則橫海之鯨，突兀孤遊。茹鱗用吞龍舟，_{喻波則洪連}跋涉吹滂。_{則百川倒流}_{淮南子}龍舟鷁首浮吹以娛，_{高誘註}龍舟大舟也。_{刻爲龍文}以爲飾也。_{隋書}汲多金縷織成_{楞嚴經}汝之心靈，一切明了。若汝現成所明了心，實在身內。_{謝朓詩}中途蹀黃金軀。_{陳子昂詩}之子黃金軀，如何此荒域。_{○詩言}水客泛舟大海，舟爲長鯨所噓吸，途遭溺沒。其中乃有不死者，反於海中得明月之珠。卷而藏之，不自眩耀。人亦不識，以喻人在煩惱海中爲一切嗜慾光所汨沒。醉生夢死，飄流無極。乃其中有不味，本來者，反於煩惱海中悟得如來法寶。其價則傾乎宇宙。其則照乎江湖，卷而懷之，不自以爲有。而若空無者，然人皆不能識此寶。而唯我能識之。夫心既明了，更未可輕忽。故曰各勉黃金軀也。又按_{後漢書}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各邊黃金軀者，成佛勉以修道。

贈僧行融

梁有_{經本}日，湯惠休常從鮑照游。峨眉史懷一獨映陳公出，卓絕二道人。結交鳳與麟，行融亦俊發。吾知有

英骨，海若不隱珠。驪龍吐明月，大海乘虛舟。隨波任安流，賦詩旃檀閣。縱酒鸚鵡洲，待我適東越。相攜上

白樓。_{宋書}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辭采綺麗，_{徐湛之與之厚善}。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鮑照有秋日示休上人及答休上人諸詩。_{唐燕用陳子昂別傳}友人趙貞固、鳳閣舍人陸餘慶、殿中侍御史畢櫟、監察御史王無競、亳州長史房融、右史崔泰之、處士郭襲微、道人史懷一，皆篤歲寒之交。